

我女朋友租了一个她绝对租不起的房子，还和房东眉来眼去。我满脑子都是变态想法，后来我发现，是我单纯了。

我女朋友叫李安琪，长得很漂亮，属于清纯学妹型的女生。我叫陈锋，我俩从大一寒假后开始恋爱，好了有三年了。大四下学期，我们开始实习，她嫌公司离学校太远，想在外面租房子住。

房租押一付三，她手头有三千元，我把做家教攒的五千也给了她，勉强能先租个每月两千的小次卧。

可我帮她搬家时，发现她竟然租了个一居室，还是在三里屯。

「安琪，咱没走错吧？」我拖着两个大行李箱，难以置信地看着这偌大的房间。

「没错，赶紧进来。」

「这么大房子，租金多少？」我放下箱子问。

「不是说了嘛，两千一个月。」她不耐烦地关上门。

这地儿，城市繁华商圈，这精致的 ins 装修风格，两千一个月？一万两千都未必够。

我正疑惑，听到有人敲门。

「谁啊？」李安琪转身去开了门。

一个穿着休闲 T 恤的男人走进来，四十岁左右，有点秃顶：「安琪，搬进来了？」

李安琪一见他，脸上笑容灿烂：「郑哥，是你呀，快请进。」

随后，李安琪给我介绍，这是房东。

房东没怎么跟我说话，注意力全在李安琪身上。

我知道，李安琪今天的装束，很有诱惑力。

大学四年，她一直都打扮得很清纯，可今天，她穿了件职业套裙，还有黑色的连裤袜，显得曲线毕露，很有味道。

李安琪边说话边弯腰，把包裹塞进床底，身材一览无遗，房东的眼睛看直了。

我故意咳嗽了一声，瞪了房东一眼。

男人之间，都明白的。

可他并不拿我当回事，明目张胆道：「安琪，你条儿真正。」

用这样的话夸人身材好，特别轻浮。

李安琪却一点没意见，趴着回头，跟他眉目传情：「谢谢郑哥。」

房东说：「看看这两条大长腿，当你男朋友，真幸福。」

我火了，当着我的面调情，你什么意思？

不料李安琪直接无视我，起身撩了撩长发，说：「能有郑哥幸福？家里五套房子，班都不用上，收的房租都比一般人赚得多。」

什么，五套房子？

我很惊讶，在这座城市，值得好几千万吧？

我这才注意到，房东手上带着块名表，上面还有钻。

房东对李安琪说：「要是能有你这样的女朋友，拿五套房子换，我都愿意。」

我压不住了，故意问：「五套房子？不是有限购令吗？」

房东看了看我：「07 年以前就三套了，后来通过一些小办法，又买了两套。」

我问：「什么小办法？」

李安琪打断我：「你管是什么办法呢，我郑哥就是有本事。」

好啊，这么快就向着「房爷」说话了。

我懒得争辩，扭头去了洗手间。

李安琪跟房东越聊越开心，过了半小时，房东才走了。

我对她说：「这人一看就色眯眯的，你少跟他接触。」

李安琪说：「你脑子有病吧？把人想得那么坏。」

「我还没问呢，这房子怎么才两千块？」

「郑哥说我在实习，照顾我，先收这么多，等正式工作了再涨。」

郑哥郑哥的，还叫顺嘴了。我怎么碰不上这种好事？我说：「我看他就没安好心，你可别贪小便宜吃大亏。」

李安琪一听，突然提了声音：「这是小便宜？这房子一平米多少钱你知道吗，你这辈子能买得起？」

我不想跟她吵，没再回应。

我就知道，恋爱三年，如今既然要走向社会，我们早晚得面对房子的事。

但我没想到，早在那时，李安琪就已经为了房子，做出了一件不知廉耻、违背爱情的事。

住进来后，李安琪号称要保持独立，不许我来同居。

我虽然出过五千块房租，但出于尊重，只能同意。

平时，我下班早，会先回来给她做饭，一起吃过后，聊会儿天，晚上十点，我坐一个多小时地铁回学校。

但我发现，每周总有那么两三天，一过九点，她就会催我快走。

起先，我没当回事，可那回周五，发现了不对劲。

那天我做完饭，躺床上休息，一翻身，发现了根头发，五六厘米长。

我一个机灵，这头发绝对不是我的，我是寸头。

也不可能是李安琪的，她是一头长发。

我立即想到了那个房东，他的「地中海」发型，边缘的头发，就是这么长。

他上过这张床？

我又想到他那天的下流眼神，以及李安琪对他的谄媚态度，顿觉不妙。

晚上，李安琪回来，她换衣服的时候，我掐起那根头发问她：「安琪，你床上怎么有根头发？不像咱俩的。」

李安琪明显一愣，穿着脱了一半的衣服，过来仔细看了看：「这是我的啊。」

「你哪有这么短的头发？」

「前刘海啊，你看看。」

我一想，也对啊，她刘海是不长。

可我还是将信将疑。

吃过晚饭，九点多，李安琪说：「陈锋，我想看会儿书，你先回去吧。」

「你看呗，我不说话。」

「你在这里，我注意力不集中，听话，爱你哈。」

她跟我撒娇，我拗不过她，只能收拾东西离开。

可那根头发就像一根刺，一直扎在我心上。

坐了两站地铁，我越想越不对，短发，再加上她急匆匆赶我走，两件事加起来，必定有问题，我得回去。

我立马下车，换了对面地铁，回到她租的房子，按密码要进去，却发现，门被反锁了。

我心里一沉，急躁地敲门，李安琪的声音传来：「谁啊？」

「安琪，是我，忘拿东西了。」我说。

里面安静了很久，足足两分钟，门才开了。

我看到，李安琪身上竟穿着那身职业套装，还有那条黑色连裤袜。

我问：「大晚上的，你怎么穿了这一身？」

而且，她脸色发红，发梢凌乱，眼神有点慌。

我又问：「怎么这么久才开门？」

李安琪支支吾吾道：「刚才我.....」

「刚才我们在修马桶，小陈来了啊？」

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随后，房东竟从洗手间大摇大摆走了出来！

「你怎么在这？」我一阵窝火。

「安琪打电话说马桶堵了，我来通通。」房东很淡定。

耍我呢？我质问道：「刚才门怎么反锁了？」

李安琪正不知怎么回答，房东说：「哦，可能是我不小心锁上了，我进门有随手反锁的习惯。」

随后，他越过我，大摇大摆地出了门：「马桶既然通了，我先走了。」

绝没那么简单。

门关上后，我问李安琪：「你怎么换了这身衣服？」

她说：「房东要来，我穿睡衣不合适。」

也对，难不成，是我多疑了？

可我发现，李安琪的连裤袜上有道细长的口子，我问：「安琪，你袜子怎么破了？」

李安琪赶紧回头看了看，说：「哦，不小心刮的，没事，我脱下来扔了吧。」

我刚才没说破的地方在后头，她怎么直接回头看那里？

我想到了一个极其不堪的画面。

可我不忍多想。

后来，我假装找了会儿地铁卡，趁她去洗手间的工夫，拿起了她的手机。

我俩谈了三年恋爱，手机密码相互都知道，我迅速输入密码，打开微信，想看看她与房东的聊天，却发现，对话一切正常，还很客气。

难道，是我多心了？

我那一瞬间还有点羞愧，听到李安琪出来，赶紧丢下了手机。

随后，磨蹭到十点多，我走了。

但那一夜，我越琢磨越不对劲，大半夜的修马桶？马桶堵得那么是时候？

李安琪多半是背叛我了，她和那个姓郑的「房爷」，看着冠冕堂皇，背地里，可能多卑劣的事都做了。

我得查清楚。

周六，我在李安琪那里待到晚上十点，照老例，该走了，可我偏偏说，今晚就算睡地板，我也不想回学校了，我累。

李安琪强烈反对，但最后没犟过我，只能妥协。

而我没想到，这天晚上，发生了件事，几乎超越了我的想象力。

睡前，李安琪钻进我怀里，她柔软的身躯让我倍觉幸福。

半夜，我被尿憋醒，刚要起身，发现，李安琪不在身边。

我一惊，伸手摸了摸，又把夜灯打开，床的另一侧空空如也，我下意识叫了一声：「安琪？」

没人回应，我赶紧下床找，她不在卧室，也不在厕所。

我披上衣服就出门找她，可刚按了电梯，楼梯间传来了一阵响动，李安琪从里面出来了。

她穿着一身职业套装，还有黑色连裤袜，我吓了一跳：「你干嘛了？」

李安琪面红耳赤，还在整理着头发，我听到，楼梯间还有声音。

「谁在那？」我问。

李安琪挡住我：「没谁啊，你怎么起来了？」

楼梯间的声音又没了，是我听错了？但现在没工夫关心这个，我问：「你怎么半夜跑出来了，还穿着这身衣服？」

「我.....」李安琪一时口讷，「我好像梦游了。」

梦游？

听着很扯。

李安琪又说：「要不是你刚才叫我，我还醒不了，外头好冷，咱们回去吧。」

可种种迹象，让我强烈地感觉到，她趁我睡觉，在跟人偷情。

「你闪开，我看看谁在楼梯间。」我推开她。

她边拦我边说：「能有谁啊，你肯定没睡好，幻听了。」

我进了楼梯间，往下连走了三层，什么没看到。

李安琪跟下来，拉着我的手，撒娇道：「哎呀，大半夜的，别闹了，快带我回去睡觉，我怕。」

我看了眼她的职业套裙和连裤袜，隐隐觉得不对头，但只能带她回了家。

一上床，她就钻进了我怀里，可我一点兴致没有，装作很累，闭眼睡了。

梦游，太假了。

她一定是在楼梯间偷情，那个男的，多半是房东。

这也太过分了，他们是在模仿吗？我想，这房东有五套房子，是有钱人，整天闲得没事，可能什么变态花样都玩得出来。

让李安琪穿那身衣服，一定是他的怪癖之一。

我必须调查清楚。

周日晚上，我假装回学校，离开了李安琪家。

但我藏进了小区绿化带的小树林，死盯着楼道口。

可一直等到半夜两点，房东都没出现。

我估计，是昨晚忙活累了，今晚在家歇着。

行，那明晚继续盯。

周一下班，我照例去跟李安琪吃饭，九点过后，她催我走。

我心里一喜，假装跟她磨叽了会儿，出门再次躲到了小树林。

果然，九点半，房东出现了，一身休闲装，手上戴着名表，大摇大摆地往楼道这边走。

李安琪，我终究还是猜对了。我心里一阵悲哀。

但我发现，房东身后还跟着一个男人，年龄跟他相仿，穿着一身西装，比较精致。

怪了，难道他不是来找李安琪的？

我尾随他们进了楼道，发现电梯停在12层，正是李安琪的住处。

突然，我想到了一件事，房东带的这个男的，我昨晚见过！

他穿的就是这身衣服，十一点多进的楼，好像是十二点出来的，毕竟，那个时间段，很少有人西装革履地从楼里出来，所以我有印象。

房东进楼前，还左右看了看，跟顾忌什么似的，表情十分猥琐，显然是心里藏着龌龊事。

我心如刀割，基本实锤了吧。

他们进去后不久，我从楼梯间爬到了十二楼，喘息了半天，才屏住呼吸，趴在门口听。

没错，屋里传来了房东的声音，我越听心里越恨，我也老大不小了，太清楚他们在干什么了！

我怒发冲冠，也泪流满面，我真想一脚把门踢碎，冲进去，掐死这两个狗杂种。

李安琪，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能租下这么贵的房子了。

你就是用这种方式支付的房租吧！

我在煎熬中听了足足两个小时，屋里传来各种怪声，我整整跟李安琪好了三年，她从没像今天这么放得开过！

后来，我再也听不下去了，去麦当劳待了一夜。

我要报复。

可我怎么报复？

姓郑的是个典型的「房爷」，名下五套房子，在这座城市，能横着走。我一个京郊小县城来的普通大学生，拿什么跟他斗？

我在苦闷中度过了三天，这期间，我借口公司有事，没去见李安琪。

周四下午，李安琪打语音电话给我：「陈锋，我们公司下周要年度团建了，三亚七日游。」

「三亚？你们公司挺大方。」我还真意外。

「很多公司都有这种福利啊，」李安琪说，「我是想提醒你，我不在的时候，记得去帮我浇浇花。」

我心中冷笑，对花都比对人好啊。

接下来一个周，我又盯梢了四天，这期间，房东连着来了三次，这秃顶老东西，身体倒是挺好，我心里咬牙切齿地想：这老东西怎么不中风死在那张床上呢？

周日，李安琪让我去帮她收拾东西，她是晚上的飞机。

晚上十点多，她自己打车去了机场，临走前，她说：「这七天，本姑娘法外开恩，允许你在我家睡。」

厚颜无耻。这张破床都快被人睡烂了，竟还拿着当宝贝钓着我？在你眼里，我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子啊。

我心想，万一房东大半夜来了，我一开门，他不得吓死？当然，我知道自己想多了，她去旅游，房东肯定知道。

可我那时竟一点没想到，她根本不是跟着公司去旅游，而是跟着房东。

当晚，我坐在沙发上，想查查这房子的真实价格，便拿起李安琪的 iPad，点开了同城租房软件，搜这个小区。

她手机和 iPad 是连着的，软件自动登着她的账号，我点进了她的主页，却不料，发现了一个聊天记录，是她跟房东的。

我把眼一扫，愣住了，那一条条触目惊心的对话，直刺进了我的心窝。

看了一会儿，我全懂了。难怪我之前在微信里没找到证据，我真想不到，她和房东，竟一直在用同城租房软件进行真正的聊天！

我看了足足半小时，终于全明白了，如我之前第一次偷听他们时所想，李安琪就是在做一件肮脏至极的事！

这栋房子，她根本一分钱的房租都没有付，却一直住到了现在。

这房东叫郑晓泽，对话显示，是他看到了求租信息后，主动联系的李安琪。正常来讲，这个房子的租金是每月一万三，可他说，他可以一分不要，但是，有个条件。

那条件看得直反胃，恶心，太 TM 恶心了。

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我差点摔了 ipad，联想起之前的种种，我忍不住的反胃。

李安琪，你把自己当什么人了，作孽啊。

我心态快崩了。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李安琪不让我跟她同居了，妨碍她了啊。那她当初还拿我的五千块钱干什么？太恶毒了。

再往后看，我发现，我第一次留宿的那晚，郑晓泽本来跟她约好了要十点来的。

计划被我打乱后，郑晓泽提议，等我睡着，李安琪穿好衣服，去楼道里找他。李安琪还问，去楼道里干什么啊？郑晓泽发了两个坏笑，不言而喻。

郑晓泽还要求，每次见面，李安琪都要穿着职业装和连裤袜，他喜欢这个。

而我也明白，修马桶那回，李安琪的连裤袜为什么破了。

这位房爷，就是个变态。

在聊天记录最后，我发现，这次旅游，就是郑晓泽邀请她的，根本不是跟公司！旅游的代价，当然是郑晓泽出钱，她陪同。

我被绿惨了，我怒不可遏。

有五套房子，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把他们的聊天记录用手机全都拍了下来，在沙发上枯坐了一夜，我想报复都想疯了，可一点办法都没有。

而李安琪那边，从周一，就开始了朋友圈轰炸，她几乎是半天就发一组图，一会儿拍酒店，一会儿坐游艇，一会儿又去水上冲浪，晚上还看烟火表演。

不过，从头到尾，图里都只有她一个人，配着些肤浅的炫耀话，什么「第一天来三亚就赶上了烟火晚会，幸福~」，或者「十分钟的直升机观光，竟然要 2600！贵到心头滴血」，或者「第一次学潜水，为教练小哥哥的六块腹肌点赞！」，可以说是十足的凡尔赛。

七天里，她偶尔会发个蓝天碧海什么的给我，我敷衍地回个「真棒」之类，她也没工夫跟我多聊。

我在痛苦中度过了一个周，周日晚上，李安琪回来了。

她一进门就瘫在了沙发上，边喊着累，边告诉我玩得有多开心。

我没动声色，等她编完跟「同事们」在三亚的所见所闻，问了她一句：「出去这么久，你有没有想我啊？」

李安琪脸不红心不跳：「当然啊，每天晚上都想你，做梦还会梦到你。」

我心里冷笑，你是晚上跟郑晓泽在一起的时候想我的吧，而且，恐怕想我，也是他的命令吧？

我问：「那你有没有给我带什么礼物？」

李安琪一愣，显然是没有，可她反应很快：「我本来想给你买的，可箱子太小，装不下了。」

我看着她那一箱子新买的护肤品，心中呵呵。

她起身揽住我的脖子：「何况我知道，你最希望收到的礼物，就是我平平安安归来，扑进你怀里，对不对！」

我恶心得差点吐了，假装要去给她洗衣服，推开了她。

在洗手间，我差点哭出来，可我忍住了。

她不配我哭。

当晚，她睡得早，我回了学校。

连续三天，我都没去她家，周四，她说想吃醉虾，让我下班去给她买。

我想报复，但没想好办法，为了不让她察觉，只能继续陪她演戏。

我给她买了醉虾，一起吃到九点多，她又催我走，显然是郑晓泽要来。

我心头一怒，老子今晚就不走了，不为别的，就为让你们搞不成，憋死你们。

我说：「我这几天太累了，今晚不想回去。」

起先，她不同意，我直接赖在了床上，转过身去装着打盹儿。

我瞥见，她拿起了手机，肯定是在给郑晓泽发信息。

我心想，回头儿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跟他解释的。

可我并没想到，这天晚上发生的事，再次刷新了我的三观。

首先，我竟然真的睡过去了，醒来已是晚上十点半。

李安琪坐在沙发上，见我起来，递给了我一杯水：「渴了吧？」

我迷茫地接住，喝了大半杯，问道：「怎么，不赶我走了？」

李安琪一脸假笑：「我也得心疼你不是？行吧，就批准你在这睡了。」

我心想，怎么，你已经跟郑晓泽约好了，还去楼梯间？

但我想得太简单了。

我看了会儿手机，过了半个多小时，又困了，昏沉地睡了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朦胧中，听到了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洗手间里有人。

可我又像鬼压床了，想起起不来。

我做梦，梦到在这间屋子的洗手间里开联欢会，似乎有人讲脱口秀，男男女女笑声不断，还有人使劲地鼓掌，但我却听不清笑话是什么。

我挣扎了几下，最终没起来。

后来，我醒的时候，已经是上午十点了，家里没人。

李安琪微信给我留言：「亲爱的，早晨我怎么也叫不起你，先走了哈，记得快去上班。」

我纳闷儿了，怎么睡得这么沉？

我伸手拿过 iPad，要看看她昨晚跟郑晓泽怎么解释的。

我点开同城租房，看了会儿聊天记录，先是愣了半晌，随后，几乎要原地气炸。

李安琪竟然给我下了药！

是安眠药，而且是大剂量！

昨晚，我打盹儿的时候，她给郑晓泽发信息，说我赖着不走。

郑晓泽发了个不高兴的表情。

李安琪回复：「要不，我还去楼梯间见你？」

郑晓泽回复：「要不这样，一会儿，你假装下楼送垃圾，我把老婆的安眠药送给你，你想办法喂他吃了，等他睡着，我直接去家里。」

李安琪发了个「惊恐」的表情，又发了个「刺激」的表情，回复：「怎么喂啊，他一个大活人，我总不能强迫他吃吧？」

我差点气吐血，真是一点不拿我当人了。

郑晓泽回复：「碾成粉末，放水里哄他喝了就行。」

李安琪回复：「嗯，你多弄几片，千万别让他醒。」

我怒不可遏，李安琪，你知不知道安眠药吃多了会死人，你怎么这么恶毒？

我再也看不下去了，也就是说，昨天晚上，我的「鬼压床」，根本就是喝了那杯撒满了安眠药的水所致，而就在我咫尺之遥，有两个魔鬼一样的人，在做着一件道德沦丧、丧心病狂的丑事！

我很崩溃，我的健康，我的尊严，在他们眼里就那么不值钱吗？

我没法忍受了，我要退出。

郑晓泽，你有五套房子，你是「房爷」，我惹不起你，我躲还不行吗？我不报复你们了，你们爱绿谁都行，不要再绿我了！

晚上回来，我就跟李安琪摊牌，分手。

但我没想到，又发生了一件事，让我改变了主意。

当天下午，我在公司时，李安琪发来一条微信：「陈锋，你想过要跟我结婚么。」

她怎么会突然这么问？难道是怀孕了，想让我做接盘侠？

我倒要看看她唱的哪出戏，回复道：「当然想过。」

李安琪很快回复我：「那我们结婚吧。」

你是在求婚吗？说的真是轻巧啊。

那我就陪你演，我发了一个十分感动的表情，说：「安琪，能娶你，是我此生最大的心愿。」

她回复：「嗯，今晚我们认真聊聊」。

一定有问题，她肯定跟郑晓泽聊了什么。

傍晚，我先回到她家，打开了同城租房。

我发现，他们的聊天记录，比我上午离开时，增加了两百多句。而所聊之事，令我脊背发寒，他们要给我设一个套，让我往里钻。

李安琪说，要郑晓泽离婚，她嫁给他。

这事，不是她第一次提了，以前，郑晓泽没正面回答，我也就没往心里去。

但这次，郑晓泽回复：「宝贝，我也想跟你结婚，但是，你能先做一件事吗？」

李安琪回复：「你说，我都听你的。」

郑晓泽回复：「为了我们以后生活更幸福，我希望，你先跟陈锋结婚，让他们家买个房子，并在房产证上写上你的名字。而后，你再跟他离婚，平分房产，兑成现金。那么，咱们结婚后，相当于多了半套房子。」

我目瞪口呆，郑晓泽，你有五套房子，竟然来打我的主意？你知道我们普通家庭买一套房子，要付出两代人毕生的努力吗？

我气出了泪。

更可恶的是，李安琪回复：「宝贝，你这招太聪明了。」

郑晓泽回复：「那就这么定了。不过，你刚才叫我什么来着？」

李安琪无耻地回复：「老公，么么哒。」

接下来，他们就这个计划，整整聊了四个小时，我越看越心寒，如果我对一无所知，肯定得被他们玩死。

不过，我感觉，郑晓泽一定也是在耍李安琪，李安琪被贪欲迷失了双眼，她迟早会自食其果。

我大可以直接跟她分手，让她计划落空，但现在，我不想了，他们既然这么阴险，那我就陪他们玩到底，我不报仇誓不为人。

其实，从他们的对话里，我已经想到了一个办法，或许能对付他们。

当晚，李安琪回来，吃过饭后，我们坐在一起，认真讨论结婚这件事。

她很快提出了条件：结婚必须有房子。

我说：「在这座城市买房子，必须连续缴纳五年的社保，咱俩现在都没资格啊。」

李安琪说：「我要房子，只是求个心安，在这不能买，在你家买也是可以的，反正你家就在京郊，也不远。」

这主意是郑晓泽给她出的，我知道。

我说：「那也行，你家能出多少钱？」

李安琪故作讶异：「我家还要出钱？」

我也故作讶异：「房子那么贵，我们家也买不起啊。」

李安琪说：「可以只交个首付啊，几十万就可以。」

我内心冷笑，这几十万怎么听着像几十块一样。

我说：「恩，要是我爸妈把养老金都拿出来，再找人借点，应该够交首付。」

李安琪正要点头，我又说：「但这样一来，房产证上只能写我的名字了。」

李安琪立即生了气：「陈锋，你什么意思，信不过我是吗？」

我心想，我信得过你，不得死你手里啊？

但我假意安慰她：「哎呀，我这不是怕我爸妈有想法么，行，你别生气，我负责跟他们说，房产证上必须有你的名字。」

她转怒为喜：「好，贷款咱们一起还。」

这戏做得可真足啊。

行吧，你不仁，别怪我不义，我的复仇计划，可要全面展开了。

我知道，郑晓泽这个手握五套房产、吸血鬼一般的「房爷」，需要有一个和他势均力敌的对手，才能斗倒，而那个人，我从他们的聊天里，已经想到了，就是他的老婆。

我要联合她。

经过两夜蹲守，我尾随着郑晓泽回了家。

在他家楼下，又守了两夜，我确定了哪个是他老婆。

很意外，郑晓泽的老婆，竟十分漂亮，一头披肩长发，妩媚动人，且年纪看着比郑晓泽小很多。

真是应了那句话，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对于有钱人来说，妻子再美，也拴不住他的心。

那天早晨，郑晓泽的老婆独自出门，我跟到小区外，拦住了她，直截了当地告诉她，她老公在跟我女朋友出轨。

她对我满眼提防，我又报了那个一居室的门牌号，说：「我女朋友就住在你们家的房子里，上个周，他们还一起去了三亚玩。」

郑晓泽的老婆一怔，她左右看了看：「这里不方便，今天下午三点，你去五道口的上品咖啡等我，咱们谈谈。」

随后，她低头走了。

下午，在咖啡馆见了面，我才知道，她叫孙薇薇，只有三十一岁，比郑晓泽小七岁。

我跟她讲述了郑晓泽和李安琪之间的肮脏交易，随后，把手机里拍的聊天记录发给她看。

她的表情越来越凝重。

「薇薇姐，在这件事里，咱们两个都是受害者，我希望，你能跟我联起手来，对付他们。」我说。

孙薇薇沉浸在悲伤里，无法冷静，她说：「陈锋，抱歉，我暂时还没法接受这件事。」

我理解她：「我知道，这对你来说，也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何尝不是如此。」

孙薇薇捂着额头，竟然哭了，但同时说了一句话：「其实，我们正要离婚。」

「什么？」我很意外。

「但不是你想的那样。」她说。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弄不懂了。

孙薇薇平静了一下，告诉我：「跟买房子有关，我们要假离婚，为了买第六套房子。」

第六套房子？我惊了一下。

孙薇薇说：「我俩名下共有五套房子，三套是他家 08 年拆迁，直接分到手的。」

原来郑晓泽是个拆迁户。

孙薇薇继续说：「另外两套，是婚后买的，那时候已经有限购令了。2015 年，我们用的就是假离婚的方式，把房子全都过到了我名下，以他名义买了新房之后，又复了婚。」

还有这种操作？

「后来，2018 年有了新政策，必须离婚满一年，才可以按首套房的资格买房，因此，我们离婚了整整一年，才买了房子，又复了婚。那套房子，就是你女朋友现在住的那个一居室。」

我问：「那平时房租不归你管吗？」

孙薇薇说：「我从来不管这些事，都是郑晓泽负责。也怪我，对钱没有什么概念，可我真没想到，他背地里竟然这么对不起我。」

她说着眼眶又要哭。

我赶紧止住她：「那这次假离婚，房产依然全都过给你？」

孙薇薇点头：「我这个人没什么心机，他很相信我，况且，之前也这么做过两次了。再者，我们买后面两套房子，我父母那边给了很多钱，因此，家里的存款也都在我名下。」

听这意思，孙薇薇父母很有钱，所以郑晓泽才会这么巴着她。

我问：「等于说，如果你们离了婚，理论上讲，郑晓泽瞬间就成了一个穷光蛋？」

孙薇薇说：「也不能那么说，毕竟我们是假离婚。」

我说：「如果这次离婚，是真的呢？」

孙薇薇抬头看我，眼中闪烁着泪光，我看得出来，她重感情，很犹豫。

难怪会上当，像我一样。

但我确信，她早晚会醒悟的。

我说：「如果你不愿意，我也不强求，我自己跟他们斗，但我只求你一件事。」

「你说。」

「你先不要跟郑晓泽摊牌，免得他们发现我知道了这件事，影响我的计划。」

孙薇薇点了点头。

随后，我们离开了咖啡馆，分道扬镳。

看来，我一时半会儿还是对付不了郑晓泽，但可以先对付李安琪。

最近，她一直催促我结婚的事，说可以接受毕业前就领证办婚礼，只要我家买了房子。

我早已想好了应对之策，我对她说：「安琪，我有个浪漫的想法，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什么想法？」

我说：「结婚前，把你娘家人都接到我们家，住酒店，然后，当天上午，我拿着房产证坐着婚车去接你，接了你之后，咱们第一站，不是饭店，而是民政局。」

「民政局？」

「没错，我一直都希望，我领证的日子，和结婚的日子，是同一天，这才叫名正言顺，也算是别出心裁了吧，你觉得呢？」

李安琪关心的明显只是房产证：「你确定，结婚那天上午，能带着房产证去接我？」

我说：「必须的啊，不然，你让娘家人别给我开门。」

李安琪释然：「这可是你说的，没有房产证，我可真不开门啊。」

我心中冷笑，好啊，那扇门，你这辈子甭想开了。

我们谈妥之后，她很快便去跟她父母商量。

后来，她说她父母也很重视房子的事，不太同意我的提议。但为了我，她极力说服了他们，她甚至对父母声称，只要能跟我在一起，没房子都行。

我心里笑，我没房子当然行啊，只要郑晓泽那个房爷有，你就满足了。

她说，最后她父母勉强同意了，不过有个要求，婚礼必须隆重。

我心想，行，这场婚礼，我一定隆重得让你们永生难忘。

其实，我的计划很简单，就是在婚礼当天，向所有人爆出李安琪和郑晓泽的丑事，把那些荒淫无耻的聊天记录，给她的娘家人看，让她身败名裂。

当然，我们全家，还得全身而退。

原本，我想婚礼完了，再收拾「房爷」郑晓泽，可随后几天，我发现一个宝贝，为这场复仇，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且直接打动了孙薇薇，使她下了决心。

那天，我再次翻看李安琪和郑晓泽的聊天，发现郑晓泽说：「我总感觉，把照相机藏床底下，不安全。」

李安琪说：「我床底下全是杂物，乱得很，那个傻叉不会翻的，你放心吧。」

我很敏感，迅速钻进床底，果然，在一个鞋盒子里，找到了一部照相机，是佳能的。

我按开电源，赫然发现，里头存了许多照片和视频，全都是李安琪和郑晓泽在亲热的时候拍的，内容不堪入目！

照片几百张，视频也有五六十个，有的是在洗手间对着镜子的合照，有的则是李安琪单独露脸，连起来看，活脱脱一部春光大全。

我迅速将内存卡拔出，用电脑复制到了我手机上，完事儿后，不得不感叹，相机的像素，果然比手机高太多了，他俩玩得够专业。

第二天，我把孙薇薇约到了咖啡馆。

这次，我什么都没说，把手机递过去，让她自己看。

足足半个小时，她又羞又愤，最后差点把我手机摔了，冷冷地说：「什么都不用说了，我帮你，我要把这场离婚弄假成真。」

无须多言，成了。

孙薇薇眼神中那股复仇的怨气，我前所未见。

随后，我把我的婚礼计划说给了她听。

她说：「我会赶在你结婚前把婚离了，在你结婚当天，咱们双管齐下，只要你做成了，我就跟郑晓泽撕破脸。」

女本柔弱，复仇则刚。

随后，我用一个周，就把婚礼的日期、酒店，还有婚庆公司都定好了，还带李安琪拍了婚纱照。

李安琪没安好心，自然也不会挑剔，一切进行得相当顺利。

一个月后，就是婚期。

我先安排爸妈跟李安琪的父母在京城见了面，双方吃了顿定亲宴。

饭局上，李安琪的父母说，由于女儿是嫁到外地，所以，他们要带五十多位亲友过来参加婚礼，要我们必须定最好的酒店。

他们还用半开玩笑的口气强调了一遍，婚礼当天，如果我没有拿着房产证来接，那么他们真的不会开门。

我爸妈一一答应，并向他们保证，一定把首付款凑齐，买房接亲。

但是，这场定亲宴结束后一个周，我就假装刚发现李安琪出轨，把她以性代租的事情告诉了我爸妈。

我爸妈一听，十分震怒，当时便要找李安琪父母理论，但我制止了他们，只说，大家好合好散，分手就行，婚也不结了，我去跟他们说。

我爸妈忍了忍，接受了。

接下来，我没有后顾之忧了。

而半个月后，孙薇薇给我发微信，晒出了她和郑晓泽的离婚证。

我笑了笑，那就大刀阔斧地干吧。

结婚的日子，很快就到了。

在前一天，李安琪的父母带着五十多位亲友，浩浩荡荡地来了我家这座京郊小城。

我把他们接到了酒店，认了七大姑八大姨，拿刷信用卡开了房间，并告诉他们，我们这里的规矩，是婚前一天，两家亲友不能见面，请多担待。

而后，我假称是方便照顾大家，让李安琪建了个群，把所有的娘家人都拉了进来。

李安琪傻呵呵地照做，很快，群里有了五十多个人，这是他们家最核心的亲友圈子了。

很好。

但我知道，还有一个亲友，也来到了酒店，并没露面——就是「房爷」郑晓泽。

几天前，我看到了李安琪跟郑晓泽的最新聊天。

郑晓泽说：「婚礼前一天晚上，我去你的酒店，咱们来个『婚前夜』游戏怎么样。」

李安琪发了个「坏人」的表情，又发了个「刺激」的表情，说：「好啊，我也想过这么做。」

狗男女，作出花来了。

无所谓了，就让你们享受最后的欢愉吧。

我把李安琪家的亲友安顿好，就离开了酒店，临走前，她父母还一起追出来，提醒我：「小锋，明天一定记得带房产证来啊。」

李安琪还笑：「放心吧，他不带来，咱们就不给他开门！」

我也报之一笑。

当晚，李安琪发了几条朋友圈，都是跟各种亲友的合影，宣布自己明天即将结婚。

很多我们的共同好友都给他点赞。

我一夜未睡，一直在盯着微信。

早上六点，化妆师去给李安琪上妆，她自拍后，又发了一条朋友圈：「还有两个小时，老公就来接我了，好期待哦~」

我却想给她留言，你心中那个真正的老公，想必在几个小时前刚跟你酣畅淋漓了吧。

七点，李安琪微信我：「你是不是要从家里出发了？」

我那时候正躺在床上，淡定回复：「是的，车队前进中。」

她发了个期待的表情：「别忘了带房产证啊。」

我回复：「放心吧，接了你，咱们直奔民政局。」

她回了个「爱你」的表情。

婊子。

八点，我仍然躺在床上，这时候，我妈已经下楼买来了油条，叫我吃早饭。

李安琪发来微信：「老公，你怎么还没到，好想你啊~」

我没有回复，我看到了她新发的朋友圈，婚房里，已经挤满了亲友，伴娘、各个长辈，堵门的、等着抢红包的，还有她父母，正一本正经地坐着喝茶，想必是在等我的房产证。

八点二十，她又微信我：「还没到？」

那时候，我已经吃完了我妈买的油条和稀饭，回到了房间。

我轻轻靠在床上，回复李安琪：「到了。」

她发了个开心的表情。

但我随后说：「不过，到的是你的报应。」

没等她回复，我迅速点开那个五十多人的亲友群，一股脑发了十几张她和郑晓泽拍的照片，并传了两个视频。

随后，打开备忘录，复制了我提前写下的文字，把她以性代租、傍上郑晓泽、要人家离婚，然后耍我、要假结婚、骗我房子的事，粘贴进了亲友群，并配之以他们在同城租房软件里的聊天截图。

再然后，我手指飞快，将剩下的几百张照片，九张九张地往里发，伴之以几十个视频，群里一片死寂。

但我分明听到了炸雷的声音！

我知道，何止是群里炸了，李安琪娘家人所在的酒店，那个挤满亲友的婚房，想必已经炸得隆隆作响，却不见硝烟。

我心里大呼过瘾，想想吧，五十多个亲友欢聚一堂，有的在里间，有的在外间，都在惊讶地看着这些脏烂的消息，而李安琪和她父母，就被围绕在中间，宛如被海啸淹没，他们一定在歇斯底里地叫嚷、咒骂、发疯，一定在呼天抢地，捶胸顿足地咆哮！

但没有人会觉得我有问题，那些亲友，一定被刷新了认知，重新认识了李安琪。

果不其然，李安琪开始疯狂地给我打电话，我却悠闲地躺在床上，直接按掉，把她拉黑。

太爽了。

我的人生被践踏了几个月，如今，彻底逆袭。

我实现了完美的报复。

哦，还有一件事，我差点忘了做，我点开孙薇薇的头像，给她发了一句：「开始吧。」

孙薇薇回了个「嗯」，我知道，在酒店的另一间房里，郑晓泽，进入了他的地狱.....

后来，我问了那家酒店的一个服务员，当天的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说，从没见过一场婚礼，办出了葬礼的效果。

那天，那间喜气洋洋的婚房，好像突然变成了一个屠宰现场，新娘一家三口的叫骂声突破天际，像是谁被杀了，而那些亲友竟然也跟他们一家子吵了起来，最后砸东西的东西，摔门地摔门，纷纷离去，号称再也不会认他们家这门亲戚，新娘一家哭得歇斯底里地追出来，新娘脸上的妆，花得就像个女鬼，张牙舞爪.....

而在第二天，孙薇薇也告诉我，现在，她绝对不会跟郑晓泽复婚了，他们名下的五套房子，还有几百万的存款，全部归她。郑晓泽从一个身价几千万的「房爷」，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穷光蛋，他永远不要想追回什么了。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有点好奇，在这种情况下，李安琪和郑晓泽，还会在一起吗？

不过，我无暇关顾这件事，因为，为了这次复仇，我还有一大笔信用卡欠款要还，我得赶紧去找份兼职了。

我用微信发了个击掌相庆的表情给孙薇薇，附言四个字：合作愉快。

随后，打开了求职软件。

没想到，十分钟后，孙薇薇给我回了一条微信：「哪天有空，咱们一起看个电影？」

——完——